陈晓妹|读王安石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：在“刚”的背后

在“刚”的背后

陈晓妹

今天有个网络流行语，叫“正面刚”。这个词化形容词为动词，传达出一种积极的对抗精神。有趣的是，读王安石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，似乎就可以用“刚”字一言以蔽之。作者言辞犀利、果决干脆，表明了坚持变法的决心。

然而，在《答司马谏议书》中，有两个常被忽略的句子——

“虽欲强聒，终必不蒙见察，故略上报，不复一一自辨。”

“至于怨诽之多，则固前知其如此也。”

这两句话中，一“必”一“固”，让我们看到王安石“刚”的背后，还有着一种对外界评价的悲观和了然。梁启超在《王安石传》中写道：“夫中国人民，以保守为天性，遵无动为大之教，其于荆公之赫然设施，相率惊骇而沮之，良不足为怪。”我们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，保守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。任何一个改革家，在他所处的时代，都可能面临着不被理解甚至被诋毁的遭遇。

站在这个角度去读这篇文章，也许我们才能明白王安石“刚”的可贵。

在这封信里，他用“盘庚之迁”的典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：“度义而后动，是而不见可悔故也。”“度”，表明他对自己的主张经过了深思熟虑，对外界可能会有的非议也了然于胸。但他想清楚了，就去付诸实践，而且绝不后悔。

这个“不悔”，不由让人想起他在《游褒禅山记》中的“悔”来。王安石三十四岁时，从舒州（今安徽潜山市）通判任上辞职，在回家的路上与友人同游褒禅山，由于洞穴幽深、寒气逼人，同游之人劝大家一起退出，结束了这次探险的旅程。三个月后，王安石回忆这次游历，描述了当时的心情——“既其出，则或咎其欲出者，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。”这个“悔”字，让我们看到他性格中深思自省、不愿从众、执拗自信的一面。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个性，他才会得到这样的结论：“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，可以无悔矣，其孰能讥之乎？此余之所得也。”在他的心里，“尽吾志”才是终极理想，至于能走到哪里，会收获怎样的评价，都不是重要的事。

读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，我们也许还会有这样的疑惑：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，但他们在变法这件事上如此针锋相对，到底孰是孰非？我们这些后代人该如何去看待历史？

须知“政见自政见，而人格自人格”，两个人格高尚的人也会有政见不合的时候，至于对错，不仅需要历史的沉淀，也需要后人独立的思考与判断。在《游褒禅山记》的结尾，王安石已经给过我们这样的启发：“余于仆碑，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，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，何可胜道也哉！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。”历史上有太多众说纷纭、“后世谬其传”的事件，他诚恳严肃地告诫我们这些求学的人，要“深思而慎取”。

在《读史》（2020年高考语文全国II卷古代诗歌阅读）这首诗里，他也同样表达了这种思考——

自古功名亦苦辛，行藏终欲付何人。

当时黮闇犹承误，末俗纷纭更乱真。

糟粕所传非粹美，丹青难写是精神。

区区岂尽高贤意，独守千秋纸上尘。

也许这不仅仅是在写他读史的感受，更是在写他自己的经历，写他对自己处境的一种思索。作为一个改革者，他深知世俗未必能了解全部的真相，也深知笔墨难以记载一个伟大之人的理想与精神。那么，后世那些缺少思考与判断的俗人，更不过是守着古书上的糟粕罢了。诗写到这里，理性的分析之外，又多了一丝沉郁与悲凉。

由此，我们读到了一个更为丰富立体的王安石。我们在“刚”的背后，还读到了他的孤独与坚守。